



处女地的征服者

伊凡·舒霍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处女地的征服者

伊凡·斯图亚特

北京地质出版社

处女地的征服者

[苏] 伊凡·舒霍夫著

何 寧 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2 1/8 印張 33,000字

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2,000

統一書号: 10009·25

定价(6)一角九分

处女地的征服者

伊凡·舒霍夫著 何 寧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入的四篇特寫都是描寫蘇聯青年響應政府號召，在北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開墾生荒地的故事。書中人物多半是男女共青團員，他們以忘我的勞動熱情，跟一切自然的困難和思想上的顧慮進行鬥爭，清洗了他們隊伍中極少數的“淘金者”，終於征服了這一片遼闊的處女地，親眼看見他們的勞動結出豐滿的果實。

這四篇特寫是從作者同一題名的特寫集裏選出的。

ИВАН ПУХОВ

ПОКОРИТЕЛИ ЦЕЛЕНА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5

目 次

旅途上的春天·····	5
远离库斯塔奈的地方·····	30
处女地的征服者·····	45
八个女友·····	54

旅途上的春天

卡拉岡達到莫斯科的快車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車站停下來，車裏總共有七個空座位，都是軟席。一個穿着西伯利亞鞣革皮襖、很像老托爾斯泰模樣的嚴厲的老頭兒，頭一個站在售票處的前邊，他很生氣地對那個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女售票員抱怨說：

“四十俄里就要三十五個盧布嗎？我的姑娘，你簡直是太厲害啦！”

“你說這話可真怪，”女售票員故意裝出一副嚴厲的神情，責備地回答道：“車是快車，我再跟你說一遍，車廂是軟席……”

“唉，我們現在還不是百萬富翁，怎能隨便亂花錢。我從那里來的時候才花七個半盧布呀！小姐！”

“對，坐第七十四次普通客車，硬席，票價的確是七個半盧布。”

“火車設備很好，里面很干淨！而且價錢很公道，每一俄里平均不到一個盧布！”

等得急不耐的旅客們的隊伍忽然動了起來，有些人在埋怨逗留在售票處旁邊的頑固老头兒。一個健壯的小伙子，穿着一件淺灰色的棉襖，肩上揹着一個裝東西的口袋，站在售票處前邊，排在第二名，他用手輕輕地拍了一下老头兒的肩膀說道：

“老大爺，您別講價錢啦。晚上有第五百次慢車開來。您花三個盧布就可以坐到地方了。您忙什麼呢？您大概不是去開荒吧！”

“孩子，我自己的荒地早就開完啦……”老头兒無精打采地說道。他那斑白的濃眉下面閃耀着與年齡不相稱的明亮而活潑的眼睛，這雙眼睛緊盯着那小伙子。

“那麼，就請您讓開一點吧！老大爺。”

“你有急事嗎？”

“老大爺，我有急事。”

“好小伙子！”老头兒半驚異半嘲笑地說道，他馬上退到一旁，把售票處前邊的地方讓給小伙子。

“那麼，伙計們，坐軟席嗎？冒一下險嗎？”小伙子向站在他后邊的五个同伴問道。

他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這些小伙子一個比一個棒。他們都穿着同樣的淺灰色棉襖，很威風地系着軍人的皮帶，腳上全都穿着新的粗布靴子，調皮地歪戴着帶耳朵的帽子。肩上都扛着同樣的裝滿東西的口袋。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留

声机，另一个人（旅伴中最年輕的）脇下挟着一个老式的六弦琴，顯得非常漂亮。

拿留声机的那个小伙子偷偷地和旁边的人說道：

“也許这一路我們都可以僥倖闖过去？”

“也許可以僥倖闖过去，不过，若是忽然碰上檢查員的話，我个人帶的錢还不够繳罰金哩。”拿六弦琴的小伙子害臊地笑着說道。

他們虽然犹豫了一会兒，可是大家馬上就友好而愉快地对站在售票处旁边的小伙子說：

“咱們冒一下險吧，工作隊長！”

“別等候第五百次慢車啦！”

“買兩個車廂房間的票吧，沒什麼關係！”

謝謝那个生气的客齋老头兒，我得到了第七个空座位。过了十五分鐘，我跟那些小伙子已經在軟席車廂的兩個緊挨着的舒適房間裏。我們都是真正的長途旅客，而且在一個車站下車。

大家把他叫做工作隊長的那个小伙子，向那些大模大样躺在軟席沙發上的旅伴們看了一眼，然後說道：

“这里真闊气呵。咱們好像部長一樣啦。喂，瓦尼亞，”他对那个帶六弦琴的小伙子說道，“在這時候，就把你的波尔卡舞曲彈一彈吧，那个舞曲叫什麼來着？”

“祝賀曲！”

“对，对，就是这个曲子，”工作隊長接着說：“彈吧。”

火車悄悄地开动起來，就在这一瞬間，六弦琴發出了很活

潑的聲音，這把六弦琴的樣子雖然很古老，不大美觀，但是奏出的音調却出乎意外地悅耳。琴聲停了一下，然後又像從雪底下奔騰出來的春水似的響了起來。琴弦有時像在春天溫暖的陽光中沐浴着的百靈鳥的啼鳴，有時發出夜鶯的顫音，有時像妙齡女郎銀鈴一般的笑聲，里面充滿熾烈的感情和無邪的詭詐。

這時，工作隊長就好像被風吹起來一樣，他離開座位，很优美地把一只手輕輕伸出來，扶着自己假想的舞伴，他那適合於狂舞的腳很漂亮地轉了幾個難跳的姿式。如果想要肯定到底是誰比較有天才——究竟是那個羞怯地微笑着的、彈奏老式六弦琴的業余音樂家呢？還是那個在他的伴奏下舞蹈着的、具有特殊的演員天才的工作隊長呢？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一瞬間的美妙的業余藝術表演以後，我們逐漸地聊起天來。這些小伙子是跟我一直到達漫長的旅途終點的旅伴。他們是從遙遠的庫班到我國邊區去開墾生荒地的拖拉機手。他們因為在托拉斯里辦許可證，耽誤了時間，沒有趕上他們的同伴所乘的前一趟車，現在他們正忙着去追趕那些同鄉，一直奔向墾荒的地点。

我們大家還沒有變得十分熟悉時，乘務員就來告訴我們準備下車。舒適的旅行結束了。然後，我們就要搭乘順路的卡車，踏上二百五十公里的艱難旅程。這段旅程要穿過丘陵起伏的地方，穿過被春水淹沒和沖刷過的村道。這些道路位於西伯利亞公路幹線以南，在薄霧弥漫的北哈薩克草原的腹

地，在建設新國營谷物農場的地區。我的旅伴們攜帶着共青团的許可証，他們之中有四個人要在開荒以前趕到“江布尔”國營谷物農場，其餘兩個人是趕往“烏克蘭”國營農場的。這是兩個相鄰的國營農場，它們已經在普列斯諾夫區大草原的生荒地上奠定了基礎。

在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幹線上，昨天還不大引人注意的馬木柳特小車站（就是我們從快車上下來的地方），現在已經是人口很多，熱鬧繁榮的地方了。它現在好像是通往大工業城市的要道上一個灵活的調車樞紐站，也像是巨大的工廠站台——金屬鏘鏘的聲音響个不停，轟轟隆隆和嘈嘈雜雜的聲音籠罩着車站站線，站線上滿是載着祖國制造的優良機器的敞車。在車站附近的遼闊草原上，晚春時尚未解凍的土地由於拖拉機和汽車馬達急速振動，也轟隆隆地響着。

在這裏，令人興奮的、莊嚴的新生活的脈搏在緊張而遒烈地跳動着。你無論向哪裏觀看，大家都在興高彩烈、誠心誠意、同心協力、爭先恐後地卷起袖子加油幹。在一個地方，人們從敞車上卸下柴油拖拉機、圓盤耙、播種機和五鐮犁；在另一個地方，機器拖拉機站的代表和新國營谷物農場的分發員拿着他們剛剛收到的提貨單領取油槽車；在第三個地方，人們把容量 50 噸的巨大貯水槽裝到特別的牽引式拖拉機上；在第四個地方，人們正把裝配式房屋的标准零件、一捆一捆的行軍帳篷、鍍錫的鍋子、軍用廚灶、電話線圈和輕便的田間無線電台裝到汽車上。這是祖國贈給開墾生荒地的先鋒們的寶貴禮物。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怀着感謝心情的人們，他們的勞動的

双手对这些礼物是多么珍爱啊。这些人都在爭取把千百年來長滿羽毛草的古老土地变成像草塘一样繁茂的、充滿陽光和金雨的良田，而且准备在这偉大的、人民的戰鬥中樹立功勳。

我們为了等順路的卡車，便和小伙子們一齐來到公路上，在路边选定一塊較干的地方之后，就以行軍露營的方式开始休息。

天气热起來了。因为很多地方的雪还没有融化，草原顯得斑駁多彩。在远处的草原上，雾气虛幻地、若隱若現地閃爍着。在陽光照耀的蔚藍色天空里，这里那里有几朵像少女的絲巾一样輕飄的浮云。从那不舒適的異邦海岸回到我們边区來的野雁，一羣接着一羣在高空中飛翔，牠們那充滿欢乐的歌声折磨着、激动着、震撼着人們的心灵。

“同鄉們，我提議咱們吃點东西吧！”大家称他為工作隊長華西里·干热洛說道。

“好呵，咱們吃飯吧！”一个臉上長着雀斑的小伙子熱烈地附和他的提議，於是他灵巧地把自己的干糧袋扔到我們圍成的半圓形的中心，十分敏捷地从口袋裏掏出了面包和三塊沉甸甸的肥豬肉。

另一个小伙子同样迅速地把他剛才看过的那張打开的報紙舖在地上。飯桌擺好了。我們坐得更靠緊一些，大家都平等地开始享用这美味的菜肴。我們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只有在露天裏、在春風飄蕩的草原上嚐过簡單而有益健康的食物的旅人和農夫，才能够領略这种香味。

“面包加上鹽，可真好吃！”在我們的上方忽然發出一個有

些瘡癤的、很和气的声音。

我們抬头一看，真覺得莫名其妙：原來我們曾經見過的那個像老托爾斯泰的老頭兒，現在站在我們的面前了。

“真妙極啦！”臉上長着雀斑的小伙子，一面用驚異而帶笑的眼光望着那個和藹的老頭兒，一面樂得喊叫起來：“老大爺，你是不是乘降落傘落到我們這兒的？”

“孩子，跟降落傘差不多……你認為我一定會坐第五百次慢車吧，可是我沒有退縮，結果坐特別直達快車來啦。”

“那些女售票員可真怪！她們不是說車票全賣光了嗎？”

“孩子，只要有膽量就行啊！”

“老天爺，難道你真的是憑運氣闖過來的嗎？沒有受罰嗎？”拿留聲機的小伙子帶着十分驚異的神情，趕忙向老頭兒問道，同時，他用一種幾乎是威脅的目光望着那個對他偷笑的拿六弦琴的小伙子。

“沒有受罰。我幹這個是內行，”老頭兒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他很疲倦地把裝着貴重東西的麻袋從肩上取下來放到地上，然後坐在袋子邊，摘下帽子。

“真有辦法呵！”工作隊長好像是在自言自語地說，“那麼，請你過來吧，老大爺，咱們一起吃吧。”

“謝謝。我吃过啦。”

大家靜默了一會以後，有一個小伙子問道：

“老大爺，你還要走很遠的路嗎？”

“孩子，我是回家。回老家去。回到家鄉的集體農莊去。離這兒有三百俄里。到草原上去。”老頭兒很冷淡地回答，並

且犹疑不决地挥了一下手。

“您要在这这样泥濘的道路上走三百俄里，可真不容易呵！”

“这算不了什么。走完了这段路，睡起觉來更香甜。”

小伙子們因为看到老头兒不大喜欢跟他們傾心暢談，也都馬上沉默下來，不去打擾他了。他們一面狼吞虎嚥地吃着美味的西伯利亞小面包和琥珀似的庫班牛油，閒扯着自己的旅途見聞。老头兒起初帶着顯然漠不关心的神情听他們愉快地談笑，可是到了后來，他側着耳朵細心靜听，当他从小伙子們的談話中了解到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要跟誰打交道以后，他忽然喜笑顏开，臉上的一層嚴霜馬上消失了。他用那不像老年人的，敏銳、好奇、帶有探詢意味的眼光望着年輕的旅伴們。他搓着那双顯然从幼年起就不習慣於閒散的粗糙的大手，忽然很激動地开始談起話來：

“你們是庫班人嗎？你們这些山鷹，竟跑到这样远的地方來！你們真了不起，祝你們順利，祝你們成功！你們在开始進行偉大的事業。同時，这也是很艰巨的事業！这可跟撞运气坐一段特別快車不一样。比方，僅僅在我們普列斯諾夫区一个地区，一夏天就开垦了十五万公頃土地，全省据說在一百万公頃以上，这可不是鬧着玩的！这种創举只有勇士才能担当起來！对啦，在我們的草原上，我也看到前來垦荒的大軍，他們从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到這裏來，一个比一个雄壯，一个比一个英勇。你們再想想看，又运來大批的机器，这种巨大的力量真是了不起！孩子們，只有机器和土地还不行，还必须有人才行。我們边区的土地里埋藏着無數黃金。你們怀着热爱的心

情去開發它吧，這裡會長出美好的糧食，大片的莊稼會像海洋一樣——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福地呵！”

“可是，老大爺，你是這裡的老居民嗎？”工作隊長干熱洛被老头兒的信任口氣感動了，很尊敬地向他問道。

“現在，我可以說是老居民了。我在這裡住了五十年啦。我們是跟已經去世的父親從沃龍涅什省移到此地來的。我的父親由於生活貧苦才移到這天涯地角來——那時候這片草原就好像天涯地角一樣。不錯，我們在這裡開拓了一些土地，可是，並不是所有墾荒者都有足夠的力量來耕種這些土地。要知道，用雙馬犁是不容易開墾生荒地的。幹這件事情需要三匹好馬。但當時像我和我父親這樣的移民，在新地方多半只能勉強購置一匹瘦馬。有的人在長遠的道路上弄得傾家蕩產，結果連一匹瘦馬也使不上。你們現在什麼都有，如果我們那時候有這些東西，當然也能夠戰勝土地的，可是，我們既沒有機器，也沒有旁的設備。”

小伙子們很有興趣地傾听着老头兒講話，有時他們插嘴問道：

“老大爺，當時你們怎麼生活呢？”

“當時是這樣生活的：把自己的土地統統租給富農，自己去給人家扛活。”

“反而去給富農扛活嗎？”

“當然啦，因為沒地方可去。”

“生活很快樂呵！”有一個拖拉機手吹着口哨，开玩笑地說。

“我用句西伯利亞的話跟你們說，差不多一直到1930年，我們的集體農莊新生活開始以前，這些‘瓦爾納克’（罪人）就是這樣使我的父親‘快活’的。當時，我們把這些土地上生產出來的財寶，用鐵鍬送到他們的倉庫裏，簡直堆得像山一樣。而我們自己卻靠着別人吃飯，一生过着飢餓的貧苦生活。我一想起這些事，心裏就難受。”

“可是，現在的生活怎麼樣呢？”

“我認為我們的生活不比有名的人物壞。如果生活差的話，在我們農村商店裏，人們就不至於爭先恐後地搶着買摩托車和別的自動車了。我對你們說，在我們這裏，就連女人也都機械化起來啦。差不多家家都有分離機，戶戶都有腳踏縫紉機。比方，在我們‘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里，許多人家都有電氣茶壺、電熨斗和熨板。瞧，還有些愛俏的姑娘，在幹活的時候也穿着絲衣服。”

“老大爺，你們這裏的姑娘大概都是愛俏的吧。”拿留聲機的拖拉機手興高彩烈地扭過頭來說，同時，他的兩只光亮的眼睛緊緊地盯着並排騎着牛從大道上走過的兩個姑娘。

這兩個姑娘挽着手，好像忘掉了自己騎着的懶洋洋的公牛似的，唱着有趣的山歌，極力嘲笑那些笨手笨腳的求愛者。她們從遠處發現路上的外地小伙子以後，就拚命對他們唱着這些充滿熱情和挑戰性的順嘴溜的山歌，雖然她們故意不看着小伙子們。

“喂，姑娘們，你們的公牛不走啦，叫牠們加點勁吧！”拿留聲機的那個小伙子這樣喊道，為的是要姑娘們哪怕看他一眼